

廖一梅剧作集

柔

软

s

o

f

t

廖一梅剧作集

柔軟

s

o

f

t

廖一梅著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柔软 / 廖一梅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86-3409-8

I . 柔… II . 廖… III .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3256 号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柔软

ROU RUAN

著 者: 廖一梅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8-10 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8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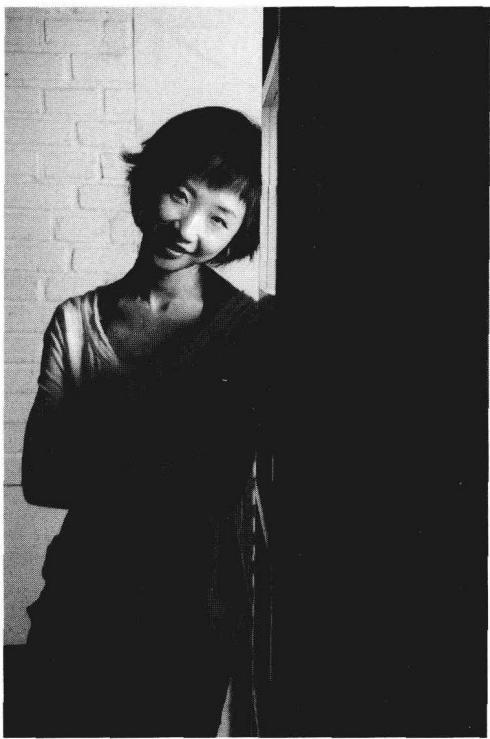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409-8/I·31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廖一梅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1999年创作话剧《恋爱的犀牛》，成为戏剧史上的奇迹，十几年长演不衰。她的每部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堪称当代戏剧的经典。

戏剧作品：《恋爱的犀牛》1999年、《琥珀》2005年、《柔软》2010年、《艳遇》2007年、《魔山》2006年。电影作品：《像鸡毛一样飞》2002年、《生死劫》2004年、《一曲柔情》2001年等。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2003年。语录集：《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2011年。

一个伶牙俐齿，话锋尖锐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可能是她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是被迫，而我现在两者都是。

已经接近两个星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说每一个字都需非常努力，舌头待在嘴里就像待在一个荆棘丛生的树林里，每个轻微的运动都会引来呲牙咧嘴的巨痛。上火，头晕，嗜睡，满嘴的溃疡，说话一半手语一半大舌头口齿不清，反应比别人慢半拍，像婴儿一样流口水，出门得一路走一路拿碗接着。孟京辉在旁边倒很开心，笑呵呵地说风凉话：“现在我说你什么你都回不了嘴了吧？我得趁机多说点！”他基本认为我傻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是一台正在更换系统的电脑，什么操作都是无效的。但问题是，“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剧本集需要一个序言……

总的来说，我一直以来的种种努力都是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现在我的这副惨样也不过是这种挣扎的必然结果。而所谓的“泥地”，不但是琐碎的现实生活，更是将我们限定在人类领域的物质躯壳。年轻时便深为自己所困，身体里左突右冲的欲望、激情，大脑里永不停歇的疑问，内心隐隐嘶叫的不安。满足看起来总是遥不可及，生活总是不知归于何处。

“悲观主义三部曲”的第一部《恋爱的犀牛》写于1999年，第二部《琥珀》写于2005年，第三部《柔软》写于2010年。十一年，三部戏。

这些剧本里有狂热的爱情，灼人的情欲，自我与世界头破血流的殴斗，勇气，偏执，犹疑，玩事不恭，不堪束缚，对虚假的厌恶和对世俗准则的不屑一顾。它钻进女人的阴道，解剖男人的阴茎，试图弄清雌雄的法则，寻找欲念和爱的根源。一直的渴望是超越限制自身的束缚，获得自由，拥有力量。相信了解自己才能洞察其他，追逐真相的奇怪嗜好使我一刻不能停歇。作为一个低产的作家，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干一件事儿，垂下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胸腔，将五脏六腑翻腾个遍，对自己没完没了地剖析较劲儿。

热衷描述爱情和情欲，我对这两样东西着迷，也对描述它们着迷。在人类的种种活动之中，“爱欲”是我所找到的最接近突破局限的人类的日常状态。爱欲是非物质的，或者说爱欲是依赖物质而超越物质限制的可能，是将人类的物质躯壳燃

烧飞升的巅峰状态。在爱的状态中，我是超人，无所不能的勇气，坚不可摧的意志，柔软如水的顺从，毫无犹疑的献身，超越时间空间感官界限的感知能力，身心高度统一的非凡专注，这一切都令我着迷。

“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我在爱的癫狂中恍惚看到世界和宇宙的尽头，所有追寻和痛苦似乎都有止息的可能。那是凌空飞翔的感觉。但是，人是无法飞翔的，人没有能力停留在那样的飞翔中，跌入泥土是必然的命运。这是切身的悲观主义，也是人的真实境况。

写《柔软》前有几年的时间，我深感绝望，对作为人类的这个族群深感绝望。这个族群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而且首先是我自己。我见过很多聪明，优秀，敏锐，有力，深具魅力的人，但从未见过一个幸福的人。我看到的是无休止的不安，冲突，纠结，虚荣，控制，征服，永远的不能满足。人看起来完全不具备获得幸福的天赋，人无力留存任何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将其毁灭，然后再去寻找。我如此，人人如此。

人没有善，只有伪善，没有爱，只有需要。我怀疑人类的善的源泉。所有对人类有利的便被认知为善。同样的虫子，吃菜叶便被定义为害虫，不吃菜叶的便是益虫。人类的善是利益，人类的爱也是利益。每个人都在谈论爱，但其实说的都是需要。需要满足，需要安全，需要自我肯定，需要与众不同。甚至对痛苦的敏感和嗜好，也不过是对活着，对存在感的不断肯定和需求。

自我的需要真是千奇百怪，花样翻新，无穷无尽。“什么东西能让我确定我还是我？什么东西能让我确定我还活着？”十三年前《恋爱的犀牛》里马路的疑问如影随行，我们一生忙于确定这个永远不能确定的东西，越确定越绝望。

我对人类的沟通也感到绝望，深感我们的孤独处境。“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我写下这句台词的时候，已对“了解”毫无奢望。我明白，了解，需要的是强大的力量和宽广的自我系统，不能了解是因为你的软弱和狭窄，只有单一的接口。如果你足够有力，足够丰富，不以喂养和满足自我为目的，你会了解为什么对方“不了解”。了解也就达成了。

《恋爱的犀牛》的深情和绝决，《琥珀》的玩事不恭和矛盾犹疑，到《柔软》是激烈的冲突和最终的和解。我如实地写下我的疑问，努力，纠结，骄傲，迷恋和痛苦。现在终于将“悲观主义三部曲”合集出版，把十一年间的“我”封闭在这本书里，让我有了释然的感觉。痛苦和爱对每个生命都如此新鲜欲滴，永不会过时，希望我曾经的这些欣喜，痛苦和爱情能有机会陪伴那些需要如此共鸣的读者。这也是它们唯一的去处。

我相信“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本质，它理应存在于每个人之中。”

人都曾无数次跌入泥土，但是仍然试着飞翔。现在能跟人分享的只有我这个满身泥土，口齿不清，打着手语的家伙的柔软的微笑。谢谢！

“别怕，我要带你走。在池沼上面，在幽谷上面，越过山和森林，越过云和大海，越过太阳那边，越过轻云之外，越过星空世界的无涯极限，凌驾于生活之上。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非洲草原，夕阳挂在长颈鹿绵长的脖子上，万物都在雨季来临时焕发生机。”

廖一梅

2012年初夏于北京

目录

柔软

一手记 作为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

一剧本 柔软

琥珀

一手记 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一剧本 琥珀

恋爱的犀牛

一手记 关于《恋爱的犀牛》的几点想法

一剧本 恋爱的犀牛

177 173

091 085

011 005



「悲观主义三部曲」之三

Soft

《柔软》2010年11月在北京的保利剧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和争议。

此剧是廖一梅的最新作品，也是“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完结篇。

柔软

作为完美主义者，
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

“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这是我在《柔软》中写下的自己的台词。渴望被了解，不知道是不是人自身的缺憾和不完美所带来的需要和渴望。渴望被了解是孤独的人类的软肋吧，不能幸免。

从开始排练《柔软》，就一直生病，有气无力到说每句话都要鼓足力气，就这样开会，采访，参加新闻发布会，扮演一个侃侃而谈的编剧。我以前开玩笑，说我的身体忍受不了我的脑袋，

所以常常生病。现在，不知道是谁在厌弃谁，谁又在强迫谁？总之，身体和脑袋在不合作的状态中撕扯着我，让我不断想起《柔软》中女医生的一句台词：“我该对我的灵魂动手术，她们困在我的体内，她们对我说要得到改善，这比割掉你的阴茎再造一个阴道更难。”这是我的切身之感。在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有缝隙的，是存在问题的？我不知道。我恐怕一直是个过分严肃，过分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花了十一年的时间，从《恋爱的犀牛》追问到《琥珀》追问到《柔软》，一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但是，在死胡同的尽头，有着另一个维度的出口，不走到那里是看不到的。

《柔软》是我写得最为艰难的一出戏，想了几年，写了一年。真坐在桌边敲键盘的时间很短，十天，又六天，但它一直在我的脑袋里翻腾，耗尽了我心力，以致我去年年底终于写完的时候，完全没了力气，不想说话，不想出门，甚至不想下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

这个跟性别有关的故事，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寓言，不纠缠在情节上，像《恋爱的犀牛》和《琥珀》一样，可能更有助于理解这故事对所有人的意义。每个人对自己对世界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而《柔软》中的年轻人有着《恋爱的犀牛》中马路那样的勇气和决心，向他不能苟同的自身宣战，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改变。女医生欣赏年轻人的生命力，却对他的选择和努力保持着悲观的怀疑。而他们之间的情感对我来说，是超越于世俗界线和性别界线的人类更本质的善意和欲望。